

人文随笔

情深意重李商隐

程应峰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歌,构思新奇,风格秣丽,缠绵悱恻,优美动人,流传广泛,为人津津乐道。他诗歌中相当一部分是无题诗。所谓无题,就是诗人不愿意标示出能够表示主题的题目,而有心以“无题”代之。无题胜有题,更能够表达作者难言的隐痛,深沉的忧郁,莫名的情思,苦涩的情怀,执着的追求等等。这种对诗歌标题的处理方法,自唐代以来就极为盛行。

李商隐心灵善感,情深意笃,一以贯之。他无题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全诗如下:“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鬢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爱着的人在相思状态下的情状。其情其景,所传递的相思之意,可谓缠绵悱恻,情深入骨,无以复加。这该是何等惊心动魄、深入肺腑的情感泣诉啊!

诸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等等名句,均出自李商隐的《无题》诗。从中不难窥见,李商隐的情深义重,不是一时一刻的,而是完完全全贯穿在他的生命之中了。这与李商隐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形成了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有关,也与他与生俱来对情感的体验深入而深刻有关。

李商隐进士及第后,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王晏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正是李商隐初见亭亭玉立的王晏媯时的灵性之作。只是,结婚不到12年,李商隐的妻子王晏媯就因病故去了。李商隐因之写下了许多追忆悼亡之作,声声切切,自始至终。其悼亡之诗字字句句含泪带血,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就是其中的一首。

情感深重、心地细腻的李商隐以无题为名的爱情诗,深入人心,被广为传诵。他常常在诗中借物咏怀,托景咏情,将自己因“游历天涯、聚少离多”而滋生的忧郁、伤感、思念等等情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公元857年,四十五岁的李商隐,写下了《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抒发了内心弥漫着的凄清、惆怅和追忆,而后独自登上长安城南的乐游原,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悲叹和感伤,悄然告别了晚唐的血色阳光,告别了这个沉落的多苦多难多愁的世界。

熔百家于一炉的诗人李商隐,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李商隐,在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中沉溺的李商隐,他的情诗,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天长地久、最深入人心灵、最感人肺腑的不老情话。

盛德堂就在崖城水南村的南边,是古时中国人风水里居正的位置,长短不过20米的距离,却与新修的水南村远了格调,原也是的,800多年的历史,晃晃悠悠的,也不修葺,盛了历史高贵的品德,还得盛下历史漫长的尺度,这建筑里的砖瓦罅隙,都充填着名将名臣的声息和文人墨客的词句。道不尽,千古愁。

车从水南村经过,午后的阳光有些晕沉,我心里惴惴不安,这村里的村民都太过于炫目了:唐僧鉴真、北宋开国宰相卢多逊、宋时的爱国名将赵鼎、胡铨、李光、宋末的奇女子黄道婆、元代宰相王仕熙、岭南巨儒钟芳父子……他们竟然都曾经在这小村庄里置过居所,把他们最可珍贵的身体和智慧都安放在这里。

水南村里的老屋如今是难再寻见了,好在村里的槟榔、香蕉、椰树和荔枝都有些繁茂,也偶能窥见古人诗中景物确是实景而非书者粉饰。

出了水南村,路上的风景便有些寂寥了。新修的水泥路上有一些晒干了的牛粪,村里的老人说,再有几分钟的路,就到盛德堂了。似乎越接近盛德堂,我对于历史更觉着亲近。它的影响太深远了,无论何时展开,都是如此的合于时宜。

对于盛德堂的突然出现,我还没来得及准备。车一直往前,我从车窗里看到一幢灰黑、通体斑驳的建筑,一面坍塌的、深没于荒草中的墙。直觉告诉我,这是盛德堂。

下了车,我往回奔跑,午后的风有些凉意,竟让我打了个寒战。

果真的是,盛德堂的碑石就立在路边,不过四围杂草都长势甚好,雄赳赳地都往碑石方向延伸,而碑石动弹不能,也就由了这些杂草在身上纵横。杂草里碑石也残破了,“盛”字生生地被削去了一角。

碑石与盛德堂之间,隔着一段距离,这距离里全是郁郁葱葱的含着草,倒是裴家人或者赵鼎或者胡铨亲手在庭院里种下的。德盛堂四围景色与秋意无关,槟榔、椰子、香蕉,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草叶,都绿得清楚,显见得底子深厚。

看过关于盛德堂还原后主体建筑的图片,当是清代重修后的格局了,说是占地有928平方米。这空间原是不算狭窄,只是这居所的主人都过于炫目,使得这建筑的修饰总是不够。

还原后的盛德堂,在图片上显示出来的,是典型的富有独特韵味的崖城民居,三合院式的格局,坐东朝西,这朝向与中国人关于风水的说法并不十分的吻合,不过它也因此具体体现了宅院主人裴闻义能冒杀身之险收留赵鼎和胡铨的侠义,不囿于庸常之心,非凡俗之人。

图片上的盛德堂,面阔三间,卷棚廊,灰布筒板的瓦顶,也是崖城自有的“接檐”式。宅院递进清楚,院前有门,到访者需从前门

岁月山河

木石盛德堂

墨伊

然而,和诸多积淀深厚的建筑一样,盛德堂逃不过历史的劫难。其实,在清代以前,盛德堂算得是幸运的,它几乎成了自南宋至明末文人墨客在崖州的圣地,是纵横历史概念的沙龙。然而,进入清代以后,盛德堂和裴氏家族就没了安宁。史料原有记载,清顺治四年(1648年)清军攻下崖州,明千户洪廷栋、总兵陈武夫妇举起抗清义旗,在儋州、崖州抗击清军。陈武夫妇的确神勇,为争夺崖州,竟和清军作战长达十二年之久,这其间,盛德堂多次被焚毁,海南的裴氏家族也第一次遭遇了灭族之灾。幸存者不得不往外逃命。但裴家人对于崖州,的确难舍。顺治十六年(1659年),局势稍有缓和,裴氏族人就又迁回了水南村。

康熙年间,盛德堂得到了重建,至乾隆时,再加修饰,但盛德堂规模已大不如前,名臣名士仍是络绎前往盛德堂凭吊赵鼎、胡铨遗迹,但究竟是日式式微了。

清代修建的盛德堂,应是大体上保有宋时的风貌,依稀也能见着当年这些名士诗词唱和的盛景。但它在后来的一段特殊岁月中被损毁。后经过裴氏后人修缮,保存了部分遗址,仅剩的一堵墙和木梁架子,上面架着一层保护遗址的铝合金玻璃。在荒草丛里的盛德堂,低矮、憋屈。屋顶是再撑不住了,好几处已是彻底地塌了下去,几片瓦砾因此翻转,在阳光里裸着,灰扑扑的雨水浸泡的斑点罗列其间,摄入镜头时,把它拉近了看,触目惊心。

屋顶本是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人在修建自家宅院时,总是不殚繁难,使之尽善尽美。崖城人原是极具生活情趣,总是尽力使居所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艺术风格。盛德堂也是在传承着本土人对于屋顶的品审,“接檐”式的使用就切合了裴家人对于这种细节艺术的喜好。双层的砖椽,使檐口稍翻上去。

但这些都只是从图片里复原的盛德堂了。那个下午我在实地看到的盛德堂,只是一间坍塌了顶的老去的屋子,甚至已经称不得是屋子了,几堵断垣残壁,三五捆木柴丢在废弃的空间里,许是用来支撑这老去的檐顶罢?

盛德堂前的杂草过于繁茂,我不敢近前。看旁边的槟榔园里有牛,闲适,自在,想了想,许是牛可帮我从这杂草堆里辟出路来。蹭着水过去,赶了几回,牛在杂草堆的四围打了几个转,硬是不肯过去。这杂草丛也就成了畏途。

我用镜头在寻找盛德堂上胡铨题写的“盛德堂”横匾,遍寻不着。路过的一位水南村老人告诉我,这木匾早已被一位村民锯断,拿去充当给水稻引水灌溉的闸板。民以食为天,一块木匾,能比天大么?只是从此裴氏子孙悬想多年的祖屋,成了缥缈之乡。

诗路花语

花树下

李明刚

我与南方的冬天

赵国全

键盘的那一瞬

王景云

如梦令

陈才锋

花市看花

左秀英

椰风

投稿邮箱

hnrbtyb@163.com

海天片羽

感悟瓷杯泡茶

赵柒斤

瓷杯泡茶好喝,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至于原因,许多喝茶人跟我一样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多次在饭桌上,我总是看着眼前盛酒的小瓷杯与泡茶的大瓷杯胡思乱想,茶与酒虽同样被誉为灵魂之水,性格却截然相反。酒看上去像豪爽汉子,但立场并不坚定,倒进金杯银盏乃至瓷杯竹筒喝进肚后都一个德性:徒然就在肠胃升起一把火,烧得慌;而茶不一样,她看上去颇似一个文弱书生,却非常有个性,既不贪“金”又不恋“银”,只钟情用泥巴烧制的瓷杯,否则喝到嘴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这可能与茶的内功修为有关。不是吗?茶既无喧嚣之形,又无激荡之态,一杯浅注,便在杯中徐徐展开,一缕缕热气冉冉上升,喝一口,苦中带涩、涩中有甘,有生津、通气、解乏之功效,酒却无此功能。故而,喝茶不仅满足了人们口腹之好,还被誉为人生五大雅趣之一。

言归正传,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要发明创造。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真正意义上的青釉瓷器产于东汉,但无用瓷杯(碗)泡茶的文字记载。是茶圣陆羽“做媒”,将茶与瓷融合于一炉。《茶经》这样评述茶碗质量:“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这说明,陆羽煮饮绿茶,不仅用瓷碗,还极力推崇越瓷。清楚记得,第一次在唐诗里偶遇“青瓷”,便在脑海扎根:“巧剡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咏瓷(茶具)诗在唐朝非常流行,而占压倒性多数便是咏颂越窑烧制的“青瓷”,诗人们纷纷用“春水”“绿云”等比喻青瓷青翠欲滴的釉色。唐代文人如此钟情青瓷,受陆羽影响只是其一。

古人喜欢用瓷杯泡茶还蕴含“慈悲为怀”的意思。“瓷杯”与“慈悲”读音相似,人们便觉得其意相近。因为茶乃草木精华,经过火炒、炭烤等,便充满了灵性、可挥发性情;而瓷杯也来自淳朴的泥土,经过“烈火焚烧”,它却“要留清白在人间”,无论厚薄,精致抑或是粗糙,瓷杯都不张扬,且非常脆弱,一碰就碎。如此一来,茶与瓷的结合便能诠释生灵对爱情之相啖,且共生共死、生死相随。由此不难发现,产自古代诸多成双成对的“宝贝”,有随着社会发展“随波逐浪”被迫分离的,也有因一方“嫌贫爱富”而分道扬镳的,唯有茶与瓷这对相爱百余年的“夫妻”,至今仍不离不弃地上演着甜蜜的“幸福生活”,“慈悲”是重要粘合剂。



1932年11月,身为《生活周刊》主编的邹韬奋打算利用业余时间,编译红色书刊《革命文豪高尔基》。不过,由于当时工作太过繁忙,邹韬奋只能选择在每天晚上趁家人休息后,才投入到紧张的翻译工作中。

由于《革命文豪高尔基》这部书稿多达20万字,而且里面还有大量的生僻词语,邹韬奋翻译起来可谓困难重重,他经常需要借助俄语词典才能完成翻译工作。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邹韬奋这样做也完全是在“自讨苦吃”。不过,邹韬奋却微笑着对大家说道:“人活在世上,不经常找点苦吃,那哪成!总不能一心只想着贪图享受吧?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按照邹韬奋当时制定的计划,他打算在半年之内完成此书的翻译工作。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他强迫自己每天必须翻译2000字。有时,工作上的事情实在太多,当天根本抽不出空闲时间做“私事”,他便于第二天凌晨四五点起床,将之前没有完成的任务完成。如此一来,他的睡眠严重不足。看到丈夫工作得如此辛苦,妻子沈粹缜非常心疼,劝他不能为了工作如此拼命,要时刻记

名家剪影

邹韬奋的『狠劲』

姚奎川